



毕淑敏小说精选集
玄圃积玉·浮世医心

紫花布幔



毕淑敏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紫花布幔

陈永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花布幔 / 毕淑敏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3-2461-8

I. ①紫… II. ①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4921 号

紫花布幔

毕淑敏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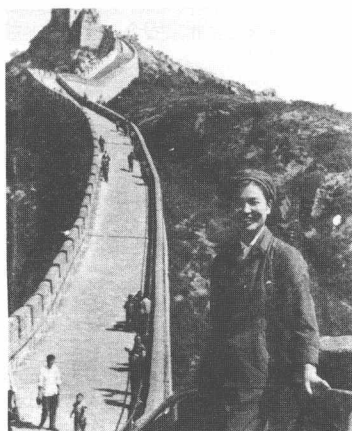
字数: 14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461-8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 世纪 70 年代毕淑敏在长城



北京
和平里照相

毕淑敏小照



序

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必有一个固定地址。距离它最近的邻居，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

每个字是一块砖，几百万字垒起来，就是一个小院了。给自己的作品作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拖了很久。我不喜欢向后看，但这一次，必须回头，绕着院子走一圈。

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开课伊始，老师二话没说，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他手掌向下，把球放开，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座位较远，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按常识推断，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也就是说，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果然，片刻之后，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球快速摆动起来。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

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老师笔直地站立着，手掌向下，肃然不动。金属球不停地荡着，摆幅渐渐缩窄。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满堂死寂。终于，亮闪闪的球困乏了，震颤着抖了几下，寿终正寝似的停住。

你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什么？老师发问。

学生们开始作答。有人说，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有人说，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有人说，他看到了改变。还有人说，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

老师频频点头，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他扫视全场，焦灼地问，还有新的发现吗？无人回应。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再无更惊艳的说法。

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此人基本上算一个。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

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静观其变。傻看了半天，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突然就举了手。我被自己吓了一跳，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

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看到有人终于响应，急切道：你！看到了什么？

天啊，直到这一刻，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不过，我必须说点儿什么，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我战战兢兢道，我没有别的意见，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

老师倨傲地说，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之后，你会听到我的授课。

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我愿意成全，又不想重复他人，慌不择路地说——我看到了时间。

老师眉梢乱抖，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说：哦！好极了！时间本来是隐形的，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从不动到动，从动到不动。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

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已然忘却，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

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那篇小说叫做《昆仑殇》，主题是尊严与生命，还有人的精神不屈。多年以来，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迄今为止，并无改变。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难以过滤。

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不合常理。原因很简单，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篇幅短了说不完。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然话多，就一个劲儿写下去，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这才告一段落。1987 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冲撞了文学规律。于是自惭形秽，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在这个时间段内，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1994 年，我的短篇小说《翻浆》和极短篇小说《紫色人形》，在台湾获得“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和“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东西。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红处方》，费时一年多，1997 年出版。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有了 2001 年的《血玲珑》，2003 年

的《心理小组》，2007年的《女心理师》，2012年的《花冠病毒》。

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需要加以分割。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且不固定。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会写一些散文。多年积攒起来，大约也有了几百篇。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数量不多。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技巧有分别。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可从心所欲、互不相扰。

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是这样啊！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一切都埋藏其中。

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很难。所以，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直抒胸臆，坦率待人，比较容易和快乐。我的小说，说穿了，主题很简单。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人间冷暖、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怕也是本性难移了。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当过心理咨询师，又是一个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平凡女子？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尽力而为。

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我的写作，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已经晃动了几十年。推动它的外力，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会渐渐停下来，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

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心中满溢感动。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

毕淑敏

写于2012年5月1日

目录



送你一条红地毯 / 001

紫花布幔 / 105

附录 / 222

编辑说明 / 226

送你一条红地毯

“鑫鑫”地毯商行的霓虹灯，把半条街映得忽红忽绿，组成鑫鑫的六个“金”字，像一小时前才安装上去的一样，清晰明亮，用灿烂的黄眼睛，傲慢地俯视着行人。

伟白和甘平——一对衣着极为普通的青年夫妇，怀里揣着五百元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有点忐忑地站在这家富丽堂皇的商行前。

“换个地方买算了。化纤地毯哪儿都一样。”

假如伟白不说这句话，只是沉默、迟疑，甘平也许在片刻的犹豫之后会顺从地随他离开，她何尝不被辉煌的店门所震慑？但此刻她倒不想走了。为什么不可以进去看看？店门上也没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伟白没见过世面，你也没见过吗？你不是从小就跟着妈妈，出入过比这儿更豪华的大门吗？

甘平拉着伟白，就像当年妈妈拉着她一样，酝酿了一下情绪。

门，异常轻盈地旋向一侧，惯性使他们踉跄而入。

红的黄的蓝的紫的，抽象的具体的粗犷的细腻的，圆的椭圆的三角的四角的，陈腐的摩登的浑然天成的矫揉造作的——地毯们，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使人在浑身毛茸茸鼻子发痒，直想打喷嚏的同时，还感觉到一种窒息。

伟白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地毯。一块小小的质地菲薄边缘翘起、摆在门口供人擦鞋底的进门毯。

“这里似乎不卖化纤的。”伟白用蚊子样的小声说。当过兵的人，搜索的速度比甘平快得多。

甘平执拗地沉默着。几分钟后，也不得不承认闯入是一个错误。为了十几平方米化纤地毯，他们原是不该走进这家处处写着英文的商行的。

化纤地毯原来是根本不算地毯的！

走吧，人贵有自知之明，口袋里只有区区五百元人民币。

“二位要买哪一块？”一个胖胖的脑门和耳朵都很大的小老头儿，笑嘻嘻地站在他们面前，像是从对面挂毯上走下来的南极仙翁。

“不……看看……”甘平讪讪地说。老头儿热情得讨厌。

“有没有……便宜点儿的……像处理品什么的……”伟白用手指着墙角处一摞颜色黯淡的地毯说。

“那是波斯货。”老头儿宽容地说着，用手指把被地毯角压住的价目表摆正。一个不算很大的数字后面，跟着一串吓人的“0”。

甘平暗里掐了一把伟白的手，丢人！

“你们是公用还是私用？”老头儿问。

“私用！私用！”伟白忙不迭地回答，事情似乎有了某种转机。

“那请随我到地下室看看吧。”

地下室似乎是店里的库房，货挤得满满当当。在地毯的堑壕里绕了半天，“南极仙翁”指着一摞毯子说：“喏，就是这种。外销图案不对路，其实质量还是蛮好的。”

和其他直抵天花板的毯垛不同，这一摞只有半人多高，伟白和甘平得以很清楚地看到地毯的整个风貌。

这是一种鲜艳厚实的纯羊毛手工织毯。浓重的深紫红底色上，散布着大大小小浅藕色的荷花。豆青的花挺，洁白的花蕊，庄重典雅中又透出几分清丽婉约。地下室巨大的枝形吊灯，给整个地毯罩上一层光晕，像是一方被夕阳烧红的池塘中，升起一群凌波仙子。

“多么漂亮的红地毯！”甘平忍不住赞叹道，“只是，为什么不好销呢？”

“你数数，一共有几朵花？”南极仙翁挺慈祥地卖着关子。

十二朵小的，一朵大的……噢，加起来正是西方人忌讳的数字！甘平松了一口气。这我可不怕，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后代，

她一辈子不会皈依上帝，没有这种洋迷信。

只是，需要多少钱呢？最初的目测合格之后，就要接触这个坚硬的内核了。可惜这上面没有标价，使那一对小夫妇无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决定取舍。不过既然是处理品，应该是很便宜的。他们衷心祈祷着。

“南极仙翁”小声地像怕惊吓了谁似的说：“九百九十九元。”

九百九十九元！甘平一下子恼怒起来：索性一千元好了！忸忸怩怩地减去一块钱干什么？！差一块钱，难道就够了吗？！

“走！伟白！外国人怕倒霉，中国人就不怕了吗？”她不由分说，扯住伟白就往外走。

逃出了“鑫鑫”的黄眼睛好远，伟白站住了：“甘平，咱们什么时候能再攒出五百块钱？”

“好攒。如果你天天喝汤，半年就够了。如果你舍得让你儿子穿补丁裤子，一年也就够了。如果你想维持现在这种生活水平，告诉你吧，两年还是少的呢！”

“我把烟戒了！”伟白慷慨悲壮地宣布。

“太好了！”甘平欢呼起来。刚好几步之外有个纸烟摊，她走过去，弓起手指，敲打着玻璃柜下的一种好烟。付完钱后，以一条优美的弧线，把烟掷给伟白。

“这烟现在多少钱了？”伟白先点上烟，然后问道。

“十块。”甘平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会儿，她见不得一个

男子汉被钱难为成这样。

“现在，我们要差五百零九元了。”

“什么五百零九元！我一分钱也不差，我说过要买红地毯吗？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晦气的东西！见鬼去吧！该死的红地毯！”

曾经沧海难为水。伟白和甘平，怀揣着四百九十元人民币，回家去了。

雨真大。

像有人用高压水龙带在往窗户上喷。流动的雨瀑使玻璃凹凸不平，往日熟悉的街景变幻得扑朔迷离：树干比树冠还要粗大，蜗行的公共汽车像一缕渐渐涸开的血迹……风雨的轰鸣淹没了大都市千奇百怪的噪声。

伟白和甘平坐在沙发上，安安稳稳地在看各自的书。每当伟白偶尔抬起头时，像有什么心理感应，甘平恰巧也在看他。于是两人相视一笑，传递一个没有什么内容而又包罗万象的眼波。伟白是厂里的政工干事，甘平是医生，他们有牢靠的铁饭碗。今天恰逢厂休，他们不必挤车上班，去和恶劣的天气搏斗。放假的儿子在离休的姥姥家游玩，他们不必担心他在放学的路上被汽车撞着。风雨再大，他们也不必担心自己的两室一厅会漏，那上面还有两层呢。

他们的世界，安宁而平和。

砰！砰！砰！

有人敲门。

风雨中的敲门声，使人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好奇心。

伟白走到门前，从门上的“猫眼”往外窥去，只看了一眼，他就像见了什么妖魔鬼怪似的闪开了，示意甘平去看。“我不认识她。”伟白很严肃地说。

甘平趴在门镜上。

圆形视野里，竟是一个极美丽的姑娘。她全身被淋得透湿，乳白色的连衣裙紧裹在身上，毫不隐晦地勾勒出优美的曲线，使她近乎一个裸体模特。

甘平下意识地退后半步。

“你也不认识她？”伟白问了一句。

甘平很肯定地点点头。

“你找谁？”伟白大声说。

门外静了片刻。然后是轻微的咳嗽，接着一个低沉的男音，很准确地报出了甘平的名字。

见鬼！怎么是个男人的声音？甘平又赶忙把眼睛凑近门镜。而那男的偏偏站在门镜的视野之外。

门还是出于礼貌地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踏着水渍，闪了进来。

好一副凶恶的长相！乱蓬蓬的头发被雨浇得透湿，仍不失其钢丝般的坚硬，不安分地朝四下支棱着。满脸针芒似的络腮胡子，使得整个颜面直至颈部喉结处都呈现出一种铁青色。尤其是他那双眼睛，桀骜不驯地盯视着前方，闪动着绿莹莹的光。

甘平惊惧地望着他。天哪！刚才若是他站在门镜中，就是说出甘家祖父以至曾祖的名字，她也不会轻易开门的。

“你是——”伟白抢上一步，堵住了门口。

“我是张文呀！”那男子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得疹人的牙。张文？张文是什么人？伟白看看甘平，甘平的反应比他还漠然。没什么好说的了，伟白不客气地准备关门。

“您不认识我了？您是我姨妈呀！”张文急了，甩开伟白，直冲着甘平说道。

姨妈？谁是谁姨妈？我是他姨妈？甘平一下子懵了。然而姨妈这个遥远而陌生的称呼于片刻之后突然化作一把锋利的冰镐，将岁月的冰河洞穿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活灵活现地蹦跳出来。她与眼前这个凶恶的汉子，确实是沾着亲的！

“请进请进，你妈妈好吗？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吃饭了吗？喝点姜茶冲剂吧，这么大的雨，可别感冒了……”甘平热情地招呼着他们。

伟白被搞糊涂了：甘平只有兄弟，并无姐妹，也从未听她说过什么表姐堂妹的，从何而来这么大的一个外甥？

张文有条不紊地回答着甘平的话：他妈妈挺好的。姑娘叫大红。他俩刚从西北 H 市来。刚下火车就遇到大雨，随身物品都放在行李寄存处了。打算在姨妈这儿小住几天，看望一下姥姥姥爷，也就是甘平的父母，然后南下广州。

说话间，来客洗完了脸，大红越见其清秀，张文也比初见时顺眼多了。

伟白抱着两套衣服走过来：“快换上吧，省得着凉。衣服是我和你……姨妈的，不一定合适，但总比穿湿的要好些。”为找衣服，他可真费了斟酌，张文的好说，大红的可就难办了，甘平所有的衣服，对这个漂亮姑娘来说，都显得黯淡而陈旧。

客人感激地笑笑，一同走进孩子平日住的小屋去换衣服。

伟白望着甘平，张了张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墙壁很薄，又不隔音，倘正议论着，被人听见，该多尴尬。还是把疑团暂且忍着吧。

换上伟白旧军装的张文，显得朴素而精干，还多少有点憨厚，大红可像是一件被草率包装起来的细瓷瓶。

“姨夫姨妈，多谢你们了！我们得出去买点儿东西，咱们晚上再见。走吧，大红。”张文说道。

“这么大的雨，别出去了。”甘平当真端起姨妈的架子，不容分说地阻止他们。

“确实是急事。”张文歉意地笑笑，用目光催促着大红。